

隋

書

一三



列傳卷第七

隋書四十二

特進臣魏

徵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祖壽湖州戶曹從事父敬
族歷大學博士鎮遠將軍魏孝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
文籍以爲內校書別在直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
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
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
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
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藪而理暢魏收嘗

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
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
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衣跣足州里人
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謹者僕射之兄因休假還
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
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
人燠灼德林居貧輒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
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任城王潛爲定州刺史重其才
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不爲君民禮數嘗語德林
云竊聞蔽賢蒙顯戮父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

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
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
爲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
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
儔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又盈朝
然脩大厦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
表云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諭非
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遵彥即命德林製讓尚
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
陸印印云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

生制作乃消澮之流耳卽仍命其子又與德林周旋戒之
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爲模楷時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
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授殿中將軍
既是西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
門守道乾明初遵彥奏追德林入議曹皇建初下詔搜揚
人物復追赴晉陽撰春思賦一篇代稱典麗是時長廣王
作相居守在鄴勅德林還京與散騎常侍高元海等叅掌
機密王引授丞相府行叅軍未幾而王卽帝位授奉朝請
寓直舍人省河清中授員外散騎侍郎帶齋帥仍別直機
密省天統初授給事中直中書叅掌詔誥尋遷中書舍人

武平初加通直散騎侍郎又勅與中書侍郎宋士素副侍
中趙彥深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因
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絕諸士友陸騫宋士素名醫
張子彥等爲合湯藥德林不肯進遍體洪腫數日間一時
頓羸身力平復諸人皆云孝感所致太常博士巴叔仁表
上其事朝廷嘉之纔滿百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屬疾
請急罷歸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勅集百司會議
收與德林書曰前者議文摠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
今便隨事條列幸爲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敵人
之議旣聞人說因而探論耳德林復書曰即位之元春秋

常義謹按魯君息姑不稱即位亦有元年非獨即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案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為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為帝也蒙示議文扶病省覽荒情迷識暫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唯應閣筆贊成而已輒謂前二條有益於議仰見議中不錄謹以寫呈收重遺書曰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昨小為疑息姑不書即位舜禹亦不言即位息姑雖攝尚得書元舜禹之攝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

一年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
何別更有所見幸請論之德林荅曰攝之與相其義一也
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
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
今事殊不可以體爲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固群后便
云舜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竊
以爲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須格於
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禮便曰即真則周公負宸朝諸侯
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
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或以爲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

書也。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
間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
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朝二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
也。索易黃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
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
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止蓋史之婉辭，非一與
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為漢賊，寧
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
欲使三方鼎峙，同為霸者。晉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正司
馬公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其人並以為戮賊，亦寧肯

當墨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
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
也若欲高祖事事謙冲即須號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
紀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
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皙議云赤雀白魚之事
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止代終之斷也公議云
陸機不論元者是所未喻顧更思之陸機以刊木著於虞
書龕黎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唯
可二代相涉兩史並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前
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唯入魏氏列傳不作齊

朝帝紀可乎此既不可彼復何證是時中書侍郎杜臺卿
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主以爲未盡善令和士開以頌示
德林宣旨云臺卿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須叙盛德
即宜速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文多不載
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一匹三年祖孝徵入爲侍中尚書
左僕射趙彥深出爲兗州刺史朝士有先爲孝徵所待遇
者間德林云是彥深黨與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
滯絳衣我常恨彥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
有佳處分不宜妄說尋除中書侍郎仍詔脩國史齊主留
情文雅召入文林館又令與黃門侍郎顏之推二人同判

文林館事五年勅令與黃門侍郎李孝貞中書侍郎李若
別掌宣傳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隆化中假儀
同三司承光中授儀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勅
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朕
本畏爾逐齊王東走今聞猶在大以慰懷宜即入相見道
和引之入內遣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
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自
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武帝嘗於雲
陽宮作鮮卑語謂群臣云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及見
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

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荅曰
臣聞明王聖主得騏驎麟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
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
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騏驎鳳凰遠矣武帝大笑
曰誠如公言宣政未授御正下大夫大象初賜爵成安縣
男宣帝大漸厲高祖初受顧命邦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
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群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
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辭德林聞之甚喜乃荅云德林雖
庸懦微誠亦有所任若曲相提獎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
悅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

知內外兵馬事諸衛既奉勅並受高祖節度鄭譯劉昉議
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大司馬劉昉又求小冢宰高祖
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云即宜作大丞相假黃鉞
都督內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便即依此以
譯爲相府長史帶內史上大夫昉但爲丞相府司馬譯昉
由是不平以德林爲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
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叅詳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
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
鄭公五年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爲沁水泛長兵未得
度長史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彥字文忻崔弘度並受

尉遲迥饒金軍中怪怪人情大異高祖得詢啓深以爲憂
與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
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
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
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卽公以下
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
括以之而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爲諸
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志必不敢
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顯馳驛
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多此類也進授

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高祖登阼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頴楊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遂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出於高盧之下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爲子開皇元年勅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高頴等同脩律令事訖奏聞別賜九環金帶一腰駿馬一匹賞損益之多也格令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條德林以爲格式已頒義須畫一縱令小有踳駁非過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改張威又奏置五百家鄉正即令理

民間辭訟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戚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今時吏部揔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時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勅令內外群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脩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今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頴同威之議稱德林狠戾多所固執由是高祖盡依威議五年勅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序其事曰竊以